王北山集序

董以寧

茌平王北山先生由翰林入諫垣聲名重於朝野而詩文尤著公卿間頃來江南訪余京口即以一編相示索序於余余時捧讀與賀子天士嘆服其能已而招遊金焦北固間流連憑眺旣別又相遇於吳閶門及過毘陵復偕鄒子訏士陳子賡明與先生觴咏累日漸以習知先生之爲人然後知先生之所以能爲詩文者固有在也葢天下詩文之壞由于僞而詩文之僞由于心昔之聖人具道于心而欲以喻之天下垂之後世不能不托

之於言於是乎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爲書而質言之不足者歌詠言之於是乎有賦有興有比而爲風雅頌之詩詩與書固將以達乎心之所欲言初非鋪張粉飾故爲是以誇於天下萬世也而天下萬世之文已莫過於此矣書筴既繁體裁亦異有制敕疏表論議書記序傳碑銘之不一而其源皆出於書有騷辭樂府古體律詩絕句之不一而其源皆出於三百之詩爲之者但當達乎心之所欲言不宜先有求工之念在其意中而與詩書之旨相背也乃世之求工者徒事浮華固無二

言之合於道卽稍稍求合矣而言忠不能動凡爲臣者之忠言孝不能動凡爲子者之孝言愛敬與信不能動凡爲兄弟凡爲朋友者之敬愛與信彼方謂吾言如是卽可以飾爲忠飾爲孝飾爲敬愛與信也然而終不可飾者不本於心之誠然而徒爲是言以欺世敷陳雖至皆泛然無剴摯切當之言其心之僞反就其言而可以決之矣自吾見先生以來知其殷然相感坦然相示者言之所發一如其心宜乎一編之中凡綣念君親繫情於兄弟朋友與夫謨猷之入告民物之疇咨登臨讌飲

之感觸皆自然出於剴摯切當而不借外加之色虛張之氣以爲影響形似之言也不僞於心因以不僞於言而言皆可傳殆猶有詩書之遺意焉今天下漸向太平當宁臣工正當以文章爲經國之大業然不本於詩書之道則終爲無本而不可以行之久遠誠得如先生者相比肩如古大臣之咨嗟告誡賡歌而矢音焉則余雖草野之儒生亦得竊比於刪定以揚　昭代郁郁之文蓋不勝殷殷望之矣

議論六而能確文更浩瀚不羣

龔氏世澤編序

董以寧

禮祭統之釋鼎銘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又曰論譔其先祖之美以明著之後世可見古君子慈孝之心其稱揚世澤者不極之天下後世則不爲愉快也故有美而不知則謂之不明知而不傳則謂之不仁皆以爲君子之耻又恐子若孫之稱揚過當以失其眞則於其無美而稱之者先斥之爲誣以相戒嗚呼不有賢祖父振美於前則子若孫雖欲稱揚之而終不可以誣天下後世家乘之榮是

皆語祭統之

在能世濟其美哉吾武進之新塘龔氏自六三公以宣慰使扈宋高宗南渡命守震澤遂家新塘其子孫或仕或隱皆有明德傳至孝廉雪坡公遂生子澗松公爲明名御史諫武宗南巡發寧庶人叛迹其事在國史中又一再傳而爲按察使修吾公修吾公者吾祖母勅贈孺人之所自出也先君子嘗謂小子寧曰自吾少時見人之稱鄉大夫者皆以修吾公居官廉而乞身勇退爲賢每當侍側常見其怡怡然與弟訓導卑吾公稱述先世之德以相誡勉日進其子弟群從教之即族之疎者貧者俱在座而卑吾公猶恐後人之罔念而先德之不傳也于是乎有世澤一編自六三公以下修吾公以上凡有德言功之可載者悉載又推一本之誼及於旁支而龔氏之世澤以備今是書具在爲其孫震西公世守爾小子其請觀之寧時謹奉命會震西公方宦游不果請常識於心不忘今年戊申秋始請于公則公又已廣卑吾公之志凡卑吾公以後數十年間之文獻盡續編中而龔氏之世澤又于斯益備矣拜讀之餘具知吾祖母家淵源本末與夫立德立功立言之代有其人上自勅

書誥命下至奏疏對策政績家訓與夫賛傳碑表誌銘之類計凡二十卷無不釐然畢備秩然有緒嗚呼此卽鼎銘之義所謂論譔其先祖之美而列之天下明著之後世者乎而鼎之銘藏之於廟更不若是編之傳尤得人人讀之而如見其人則其世澤之隆得傳于天下後世無疑也夫先人有善可知之則明知先人之有善可傳之則仁公與卑吾公均爲無愧于此然惟先人有美而始稱之故不至于誣是龔[illegible]世濟其美尤爲難也已在祭統之篇不又云乎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

贈姜西銘爲兩尊人壽序

董以寧

姜子西銘客遊無錫主于秦子留仙之家余與黃子庭表訂子甫草陳子賡明皆至相與晨夕論文甚樂也已而姜子告歸慈溪爲其母孫孺人壽數子者各爲文以祝兼祝其尊甫桐侯先生而姜子忽有不安之色私謂余曰今天下之爲古文辭者其人大率多顯達獨吾兩人諸生爾而吾又有父母方侍吾大父在堂家貧常恐甘旨不繼失吾大父之歡益以失吾父母歡區區之意竊願稍得所欲以效尊養而乃蹉跎未遂以至于今不

得已而遊遊而歸復無所資以爲高堂壽此祗可告之吾子以誌吾歉爾而余因念姜子其所處之境即孟子所云三樂之一較之余已爲極順而其大父戶部公更白首無恙其子某亦漸進於成人一門四世盡在目前先生與孺人俯仰欣然足備人倫之樂雖異時姜子定能以文章致身得遂尊養然在今日亦何必預期其所未至者而始爲愉快哉且曾元之養曾子其不同于曾子之養曾晳者在養志與否而不關乎酒肉之必有至其志之能養又無乎不在而不止于所與之必請養志而兼口體焉宜也其或因口體而反以拂其志焉毋寧不酒肉而菽水也姜氏自太僕公以來世稱通德而太常公首爭國本遷謫淪落戶部公繼之尤于仕宦爲淡故今桐侯先生之事戶部公者即以公之志爲志在先朝時常以經術貢于廷矣不藉此以邀祿養乃棄而不仕日侍公談道讀書或將車杖于往來遊釣之所適然意得作爲歌詩名曰泛皂吟寄托之遠固有隨所遇而自足者而毋孺人更一一安之數十年勞苦食貧甘於澹泊以教姜子則其志又即先生之志也以此推之即

如姜子一旦得所欲而爲大官苟祿食之外多出其金玉錦繡以奉觴于前吾知先生與孺人念所自來亦有停觴而不即舉者況以諸生客遊遂欲其必得所資其不出于闇然以媚者蓋有之而要亦鮮矣此毋論先生與孺人不願而亦豈吾姜子意哉余以爲姜子之事先生與孺人宜一如先生之事戶部公者惟其志焉而已茲當孺人設帨之辰試以余言歸而跪進之當必爲之盡一觴焉即明年三月再爲先生壽亦將無以易乎斯言矣是爲序

送朱子序

董以寧

余始交朱子員儀常見其食如噎也坐如疑也惺然如醉與之言而常失對也徬徨疾走而如有所往忽蒼茫獨立而又如無所歸也蓋與其父朱公相失者十幾年矣余知之慰勞良苦朱子則且訴且泣具言其父昔年遊宦粵西患難相失之故且誦罪曰甚矣余之不孝也方顛沛流離而索之已不在側是吾棄吾父焉而忍不念乎東西南北既以十年求之苟不得吾父焉而吾何可生也且不得吾父焉而吾又何敢死也余聞之亦泣

下念其爲孝子必爲良友益交好若兄弟然特以其尋父之故不能留連歲時每相遇即別別不久亦復相遇遇必在客途中未常以事特過如是者又十年忽一日蹣跚至前氣咽而不能辭久之乃告余曰已乎吾終不得吾父矣今聞骨在沅湘吾將往負之歸告行在即嗚呼父子天性之親散失一朝睽離二紀猶冀一通音問相見有期得時時聚首以慰桑榆之影即當不幸亦得顧復叮嚀握手相訣乃今則竟不及見也豈不悲哉況吾子日夜求之子之親亦當日夜望之遥思未死之前疾痛悲哀止惟口與心言形與影弔彌苗屬纊望子良殷而至于雖草荒天鼯啼猿嘯異鄉孤魄飄泊無依其待子之往也必久矣魂氣無不之安知不繞天涯而跡吾子之所在一如吾子之求之焉子誠何可且夕留哉雖然願且稍立斯須以畢一言於子子不見夫哀毀滅性者昔人反以之爲不孝乎今子之目已腫矣聲已喑足已繭矣芒鞋苴杖方將遠適數千里外跋踄于山巔水涯冒風波踰險阻宜冥中已甚傷爲父者之心若復摧心裂肝而隕命之不恤則未竟之志事究將誰望此

（文能與歐俱化）（字字斟酌）（頓挫）（酸心刺骨非孝子不能言）（忽入自答妙）（間中極是著意）

○○○

寧寧家貧酒一樽菜一盂輒留先生飲飲必醉醉必賦詩相與遊甚歡會宋公欲招致吳越文學之士大會于龍城以暢明經術崇起風雅因先生言吳越文學之士多與寧等有舊遂進而諭之俾與同邑黃永鄒祗謨梁溪劉雷恒陽羨陳維崧之屬董其事客聞之夜往見黃先生請間言曰天下知先生者三十年入翰林官祭酒救石齋相公于獄負當代重名今雖稱病乎門人及故舊皆當路且又宋公上客吾毘陵懷半刺者恐不得當矣竊見董生少落拓學賴川灌夫罵座常錦衣走馬于市中先生豈少佳賓客自娛而顧從之遊此非鄙人所知也先生曰客不見夫孫陽之相馬者乎騏驥千里固在驪黃之外而客乃以僕爲非人乎天下知有僕者三十年入翰林官祭酒救石齋相公于獄頗負當代名今雖卧病乎門人及故舊猶當路且又爲宋公客毘陵懷半刺來者亦自言恐不得當矣竊聞董生少落拓學賴川灌夫罵座常錦衣走馬于市中僕不少佳賓客自娛而顧從之遊此非客所知也客乃退居三日有以告寧寧曰誠如客言幸爲我敬謝客雖然先生其譽我歟

寧不才豈有當先生意者而先生譽我哉謝眺云聲名未立當共獎成然則獎以成之先生之于我至矣其爲矜式也固宜會江上有警龍城之會中止適先生訪經略洪公暫歸白下寧臥病不能祖道郭門外遂序其事而遙送之以與先生不棄尚復能來爾

兩大段中只改數字妙在不變處愈覺其變文情最酣文法最奇文境最化藥不知其何處得來文友少時已能如此誠天才也

周易正文三編序

董以寧

諸經之有傳皆諸儒爲之獨周易一經則即聖人爲之傳故雖奇且奥而義甚明原不留餘義以待後人而學者又何容復參已見也然有經中之傳亦有傳中之經繫卦有彖文王之經也孔子則爲彖之傳繫爻有象周公之經也而孔子則爲象之傳又恐不足以盡其義於是爲文言等傳以申明之在今日雖總目之爲經而孔子當時則原自以爲傳者也所謂有經中之傳也卦統爻則文王之彖統周公之象即謂以周公之象傳文王

之象義可相通至於夫子繫卦大象專取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特起義例教後人因象求理體之于身與文王周公之易絕不相蒙則固非傳體也不可謂彖象爲經而此傳之也是孔子雖不自以爲經而實自爲經繫詞以下則兼自傳其經者也所謂有傳中之經也自費直之本既以三聖人之易比而合之至呂氏又謬爲更定錯彖傳象傳文言於經是以傳爲經而失孔子贊述文王周公之意而過執古文者又等大象于諸傳而不知孔子之能自爲經余欲正之而錫山嚴子祺先已起而

正之正之云何以彖上下傳象上下傳及文言爲解經之傳與繫詞上下及說卦序卦雜卦等爲十翼而不列之於經以大象爲孔子之易在十翼之外與文王繫卦周公繫爻並列三經而不等之于傳則著古文考正考正之後各分卷帙不特經與傳分抑亦經與經分特恐不便於玩辭也則又著經義合編恐不便于觀象也則更著三聖繫詞表而其要則總存於考正故總謂之正文後之學者讀此知三聖人之各自爲經而不以孔子之經附會於文王周公之經以支離其說而經義已明

于天下且後人說易尚有加於孔子者乎知文王周公之經孔子傳之孔子之經孔子卽自傳之更不必搜奇剔奥舍孔子之傳義以別求經義而自該錯綜互變之全矣其書一出不叅程朱而並峙也夫

更○爲○透○快○

不必舍孔子傳義而別求經義此語是讀易要肯至易文該正處剖晰精詳全在筆力劃出而復有古氣行乎其間陽明先生尊經閣記茅鹿門云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至今讀之不免帶埋學習氣如此文則無閒然矣

顧天石詩集序

董以寧

余十餘歲卽學爲詩閱二十餘年未嘗有所囁伏于人今讀顧子天石之詩不覺忽焉若失而氣爲之奪也夫余于天石年長以倍所交當世詩人多卓然有以自名于世顧不爲之氣奪而乃奪于最少年之一人不幾以余言爲過當哉葢人之情習見則以爲固然而每怖于其所不經見淸與以來詩稱極盛而約其風氣則文選序中二語盡之序曰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此二語者自古迄今類然當陳給事大樽先生振起雲間

變當時蟲鳥之音而易之以鐘呂高華雄爽天下翕然向風二三傑出之人遂能本其體而逾贍逾工此可謂之增華者矣而轉相沿習飾爲形似今日雲間之派遂至濫觴譬如虛羸不療之軀假他人之文繡以自蔽而識者固已知其貧且病也于是二三傑出之人又相與趨而學杜雖其混茫神化之境未能蹴至而氣體間時或近之較之舊習亦可云變本而加厲焉然而增華者人工即加厲者亦人力也皆人之所得爲則皆余之所得見也若夫天石之詩則如萬斛之珠隨泉流而傾瀉于千仞之巖觀者目炫神驚不能遂窮其所至與其所自來而實爲之名狀無已則或以青蓮擬之夫千古以來李杜之詩皆不可以學而至特慶陽學杜而得其沉雄信陽學杜而得其渾雅猶分少陵之一體而青蓮之後從無有學青蓮而稍成一家者則以青蓮之天分至而尤難乎爲學也今天石忽具青蓮之氣體見于吾前則爲余目中之所未有而亦意中之所絕無宜乎爲之氣奪也夫況天石自十一二歲即立就數千言驚其父客今年十九集之可存者已積至數寸餘此其人于古

人不朽之業當無不可爲者若即歛才蓄氣而急求少陵之所謂法好學深思而漸求少陵之所謂細舉其全力不難兼得李杜之長是余之氣奪于天石者必將更有甚焉者也而今時之傾倒則固已至矣天石爲修遠先生令子先生屢屬余爲序皆以懾伏之故握管不能措詞今來無錫兩月以頻請不可辭聊爲序之如此十分褒許細思之却是十分規勉而通篇說詩處俱足解頤

黃庭表文集序

董以寧

文章之道其難哉無捷得之途而又無遽盡之境必與爲終身焉而甘苦日深始能歷變逾工而不窮於所至數年以前天下言文章者自虞山錢氏而外皆推南閒王于一歸德侯朝宗朝宗固不世之才也少學六朝忽棄去而作史漢八家之文其質性本與之相近故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時毅然獨有所成就從橫馳驟任其意之所至而法自隨之余見其縱筆千言多在酒酣樂作之頃而無所待乎深思其才與氣可謂之雄矣但出之

定評

甚易而發之無餘其病也毋傷於露而愛憎所在又以意造事而多失之誣設天假之年稍稍根抵六經斂才息氣以歸之於沉厚則庶幾有載道之文而惜乎其不永也王于一年六十餘老矣其文正而不詭密而不漏切寔而不浮遂足以高自標置而人亦稱之但其病爲璅爲庸數篇之後意調畧同則又爲隘波瀾未見而急欲其老成聲光未吐而遽求其淡穆譬如不花而實吾未見其可也夫斂才息氣之說朝宗不能捷得之於將成之候者于一當四十之年爲之甚晚即欲捷得之於

定○評○○○

隆視天下爲無與敵至晚年于是非所繫之處必爲遁辭而且穢襍不經全無檢束遂覺年壽之永其足累虞山者反多此惟其自信之過以爲境之遽盡於斯故垂成之際懈氣乘之也今庭表既能自信若復不自懈而與爲終身焉將後此之文必更爲難量也已至余則從事有年猶漫然無可以自信者讀庭表之文而深吾願學之志其庶無暴棄也夫

定訂

評論一字不易結構亦甚精嚴庭表集中未刻此序想曾師虞山故也然當存之以示天下之爲文者

朱恪舒南遊詩序

董以寧

楚潛朱公來理毘陵郡長君恪舒從因有南遊詩一帙記所過登臨遊覽之勝睠今懷古發爲情文吾毘陵之能爲詩者咸歎爲觀止而自覺瞠乎後也或曰是楚國山川之秀而屈原宋玉之遺風歟果爾則生于楚者宜人人能詩而楚人之能爲詩者又宜人人能工也乃吾向者涉江浮漢登峴山遊武當歷瀟湘洞庭之間望衡岳而躋大別足跡所至不乏遊何以人不必皆詩而不必皆工歟蓋詩者性情之爲存乎人而不存乎其

也也文中子論休文康樂及江鮑蕭劉徐庾輩數十人皆先舉其人之疵而後舉其文之病謂人文相因其說詳于中論彼數十人不皆以詩名擅絕當代者乎而性情不正雖工而猶爲識者所窺即如從親宦遊而因以詩著者王子安滕王高閣之篇杜少陵東郡趨庭之律（自然証佐）登眺移情均稱傑作而畫棟珠簾視浮雲平野之寄目其胸懷不同物換星移視泰碑魯殿之憑弔其婉曲不同而末聯與懷帝子意盡言止古意踟躕則思遠情長其蘊藉更不同兩人之詩皆適如其性情者子安才高而器識稍淺則性情稍薄故驟視之若有餘而深味之則不足少陵則才大而性情特至故愈讀之而愈覺其意旨之有餘也今恪舒有朱公爲之父以溫柔惇厚者（定評）（正序不繁）敦勉一堂則趨庭之訓雖不必以詩而恪舒之詩自無有不工者況公又深于詩學而恪舒又自深于性情焉得而不工哉若云得楚國山川之氣而朱子之詩故工（繳足）則楚之詩人足以當吾愉快者是不知幾何人矣是爲序

藥最厭今日序詩動以詩本性情爲言而無一言欵

中此獨言之親切可以解頤至其行文則不着意而自有波流瀠洄之妙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董以寧

孫無言久客揚州無不知揚州有孫先生也乃顧時時言歸黃山遍索贈言過常州至請之余者再余未有以應也閱數年余來揚州先生尚在又固請焉余曰姑徐之度先生不過欲得余文耳豈眞有意于歸哉先生曰噫余誠欲得之甚然不可謂余之無意于歸也自吾辭黃山來此其時幸饒于貲頗能供賓客車馬自喪亂以來傾散殆盡而家累日益以衆蹉跎歲月竟不得歸回望故鄉桑梓歷歷在目而吾祖若父之骨猶依棲淺土

魂魄未安未常不仰天椎胸以至于慟絕也然私念歲時伏臘尚有二三兄弟澆奠杯酒而今則饑驅四走亦復天各一涯吾非人也歟而忍不歸哉行當有日特稍待耳幸先爲我序之余乃告先生曰吾固知先生之終不歸也天下事之不成由于不決而不決者皆稍待之心爲之且先生于此亦將何所待哉揚州爲南北舟車孔道士大夫往來于茲爭欲造先生之廬一聆言笑以與于淸流之目然徒爲名高而已朝餐夕炊設或不繼賃居廡下設或月錢不得償則先生不肯以告客亦不肯以問也誰遂能爲先生謀歸計而且襄其大事哉況聞之禮君子之葬其親也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今先生必欲塚置萬家會車千乘而始爲不儉其親則雖更待之數年而亦未必能得若不忍其暴露則歸而拮据負土奚待來朝行矣先生其毋使祖若父之魂茫茫極目痛游子之不歸乎語未畢先生淚淋淋下立起自責徐敎言曰微子之愛我不及此明日余遂徧告揚州人士與先生常所在來者曰盍送孫先生先生今果歸矣

文友贈送諸序得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之意茲作宛
摯傾聽與汎汎送行之作天壤

倪闇公制義十九首序　董以寧

古詩十九首尚矣而擬古者不必皆十九首也況制義
哉闇公曰偶然予亦知其偶然然詩之爲道未常不通
乎文而今日之詩與今日之文則均有弊邪說漸消無
不知攻竟陵者而其弊即在于攻竟陵知其俚鄙而學
爲華靡知其纖曲而學爲率直聯篇累牘詡詡然自號
能詩卑者忘格調而競風華高者離性情而言格調是
學竟陵而詩亾攻竟陵而詩愈亾也猶之功令既嚴無
不知摹先輩者然知浮華之掩理則趨于枯寂矣知怪

僻之累體則趨于平庸矣淺者有波瀾而未老成深者有理會而無神化此其弊亦即生于摹先輩譬如古人已往爲土木以像之衣冠是而人非矣乃優孟復過而笑之曰是不如我之能笑能顰或歌或泣也嗚呼將遂得爲古人乎哉今閻公固當代之詩人也古體自枚班及陶謝近體自沈宋迄錢郎靡不深窺堂奧驚采絕艷者不至于滛曼精奇秀逸者不入于尖纖廣大夷猶者亦不至于粗率去其所謂弊者以得其無弊者而後不愚于古人其爲文也亦然夫以詩之餘力爲文故少陵之文不工以文之餘力爲詩故昌黎眉山之詩不化閻公乃欲兼之可不謂難哉但震乎閻公之名者浮慕之而不知其所以工或知其文矣而不知其能詩即知其能詩而仍以已之詩律閻公之詩雖萬口交稱乎終無當于閻公之爲詩即無當于閻公之爲文矣故序其文而論及之

法極縝密而觀者但覺其淡宕而夷猶動搖而變化則有氣以主之也

送謝石臞判延平序　董以寧

石臞謝公來判常州日持一卷書坐廳事有吏抱牘至輒揮之鄉先生之請燕見者亦往往謝去而顧以詩文善董生每咄嗟而謂曰人皆判視余而余判也乎哉董生曰噫寧固知公之薄判甚也雖然公固判乘田委吏在孔子猶爲之判非公之所當薄者況判位推官以上秩六品俸百二十石往者設官之意原不甚薄判判則豈無當盡之事如乘田委吏者而公顧日持一卷書與漫無一事之諸生閒論古今以文章爭勝負人目之爲

傲吏則欣然喜也此其志則有在矣如判何公惟自視重則視判輕而寧猶恐視判輕者則視判以上之官必重竊謂公之薄判不若并忘其爲判也但忘其爲判又恐負判而反以負公之才則公而忘其爲判更不若不忘其爲判而姑盡其所以爲判者焉公曰然吾視事視事而以公以敏以明稱能吏及署宜興署靖江署常州推官事雖盤錯百出又皆能特公事畢復持一卷書謝客如故終以傲得罪居常州數年因交董生之所交者益相與爲古文皆謂公文數倍遵巖也蓋往時王遵巖亦判常州云至今年公復起爲延平判各爲詩餞之行龔琅琊奉酒進曰願公終以文章自任毋以判事辭李研齋曰延之劇幸不如常願以文章自娛毋苦判鄒程邨曰戒哉願公之爲判若不能文章者公立盡三觴謝教畢復持觴顧謂董生曰子亦何言以贈余董生曰寧何言寧向者則已爲公言之矣遂復述而爲之序

文章是石臞所嗜判是石臞所不屑爲故勉之如此而尺幅之中層折數十末將一語收拾全篇閒散處自然精警精警處自然化工此豈尋常結撰○點次

龔瑯琊等一段襯出結語以收前大半篇非摹倣石

處士序

送侍郎龔公序　　董以寧

往吾先子之令襄陽也焚屠之餘更當繁劇　親王帥師征湖南先後數百萬至仰芻糧于縣去則郎西之賊出環其疆一長吏備禦三年無與分憂者至永平龔公來守襄陽始同力共濟雖爲屬下吏相倚如左右手然每退而語小子寧曰龔公長者而臨事有爲若異時得與聞朝政天下任當與共之無何而先子入主都水天子命堤漕河以賢勞死王事而龔公得三遷至侍郎念當時心相知者獨有先子而今不復相見也過常州

存問其孤小子寧乃涕泣而言曰惟先子知公惟公知先子先子之意嘗欲身任天下而與公共之今公爲大臣可盡展疇昔之志天下大任豈不賴有公哉公曰噫難言之　朝廷事體大大則羣議僉謀反不如主郡縣者得徑行其獨是之見備位卿貳但得稍爲補救以毋昧吾心已焉亦何能任天下事然寧于此卽以知公之能任天下而先于之言終不謬也天下之事每敗于激昂而成于補救補救者善于任事者也卽爲調爲燮亦補救之謂也公入　朝之後計資與俸不調吏部掌銓衡卽爲都御史之副非久且當入相　天子使能事事有所補救豈非先于所厚望于公者耶天下事有人爲之則不必身自爲之公而有以慰天下卽有以慰吾先于此又寧之所私願于公者矣故于公之行矯首望之有體有法通篇無一閒泛字句而極遒鍊處偏覺綽然有餘

睢州節烈祠記

董以寧

睢州舊有節烈祠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檄下特建以祀州學生湯孝先妻趙氏十七年巡按御史李公上其事于　朝勅下旌表于是知州戴公以舊祠卑隘改建今祠祠成未有記其子右參政斌恐事久失傳來常州肅拜以請而鎮江貳守吳公冉渠者其同里人也嘗云崇禎當庚辰辛巳間李自成寇開歸吾州猶未被兵參政母趙恭人已知亂且不測先期爲子女婚嫁既畢而語人曰吾今乃是一閒人也脫有變則吾夫止

可負其老母行耳吾子又身任宗祧無死理吾安可以
（不憂）
閒人復累之聞者以爲過慮即叅政是時亦未知母意
也壬午春方奉命讀書城北莊三月間賊果忽至圍州
城叅政奔及于隍不得入城既陷冒死跡母而母已拒
賊死家人爲叅政言賊未至時母與永訣囑語吾兒母
忘平日之教扃戶自懸于梁家人解之復入井井水淺
又出之方以不得死抱憤怒賊已環至露刃見逼遂大
罵攖刃而死而余以吳公之言思之知其處變如常從
容赴節自其爲子女婚嫁時志固已素定矣在叅政雖
（自）（肰）（徧）（即）（奏）
極遇人倫之變而恭人之處此直以爲適還婦道之常
何其知大義若此哉今　朝廷崇尚節義雖前代之死
義者亦不忍遺既奉勅旌門有司復建特祠春秋致祭
以慰幽靈其所關于世道人心甚鉅余之記又安可以
已乎或曰此固湯氏之賢母今既以叅政故得贈恭人
宜詳其所以教於子者而余以爲教子者人所同死節
者此所獨也恭人之榮贈一家之私而烈婦之褒崇則
（是）
天下萬世之公也且斯祠之建以烈婦不以恭人故余
不備記而止記其宜于祀典者如此使瞻拜于斯祠者

永得以觀感焉

結撰老成以不作波瀾爲勝

白河堤記

董以寧

國家歲運東南粟正耗四百八十餘萬石沿江絶淮溯河涉濟歷汶洸沂泗以達衛河而衛河至天津之直沽盡入海其西北距京師三百二十里非白河無以漕顧白河由密雲經西山流至通州更納大通榆渾三水合流而出香河漷縣間勢益大且溜沙深淺無常以暴漲乘之輒決不利于漕工部分司郎中每歲正月即移駐河西務以防議塞議挑率費水衡錢無算順治十有二年遂決劉家口暨耍兒渡旁溢稽天而正河之向天津

（簡明見筆法說得關係說更說得閔係得益說得）

○閔○係○○○○○者細緩不濟運前郎中某奉部劄堤之弗底績移疾請代尚書劉公難其人時先君方爲都水司主事又咨吏部考選江西省提學例可弗奉差劉公顧曰是無以踰公者遂具疏入奏　天子曰俞卽命提督通惠河道兼理稅務倉廠賜　勅書一道以是日辭　朝出都門而總河都御史楊公檄又至矣知事亟勿可以稽隨往相度估計得其地勢緩急因奏記劉公楊公曰向者縻金錢累巨萬而工不底績者由先築要兒渡也疏浚之法在治下流隄防之法則先禦其上流葢水性上流最急

○得○力○在○此○此○水○部○公○獨○見

急則奔濤僨怒有觸必衝而劉家口適當之不于此先爲之防將水終旁決而力不耑力既不耑遂不能并趨而勢益緩勢既緩則渟洄瀰漫水不能挾沙以行沙不能隨流以瀉漸沉漸滯愈滯愈淤隨淤隨決而劉家口以下之河俱不治矣至上流既禦斯河之利害要兒渡始獨當之踵而堤焉必堅必厚使近下之水皆趨海而不至于橫流則爲寓疏于塞使旁分之水盡歸漕而不虞其淺閣則又寓挑于防非聽便宜從事不可劉公楊公許之遂鳩工自是年九月至十一月劉家口五里之

如○江○河○廻○湧○此○奏○記○利○害○瞭○然○而○文○氣○亦

堤成今年正月至七月要兒渡十里之堤又成以餘工築棉花寨鋏牛口之堤悉成高各三丈底各廣十丈中各廣七丈上各廣五丈自是而白河之漕遂通是役也總河發銀三萬部發銀七千又本部通惠河船木稅三千有奇所屬順天河間眞定保定四府內四十一州縣衛協濟凡二千有奇悉聽支算及成費不及萬悉還之部院官無所與吏無所侵費工不久及考覈　朝廷以爲能但先君以襄陽城守八年抱病之軀每日不過飯一盂清槖中參藥不能繼乃督率晝夜無倦冬噎

風沙夏月酷暍無廬舍帷幄之蔽勞苦與役夫共之經營跋涉心力俱殫迨功成而疾已不起矣嗚呼今日白河之間雲帆蔽天邪許直達淺夫不苦挑漕卒不苦剝官俸軍糧得以及時而支亦有念勞臣之績竟胼胝憔悴而以王事殞其身者乎幸　朝廷許馳驛歸葬寧得扶櫬至河西務泣而記之懇今任蔡公文其言以立之石庶後之誌河渠者或有考焉

地勢水利瞭然胸中劃然筆底而敘次起合具有精神力量行乎其間況中述水部公奏記本絕妙經濟

文章合談遷父子之作而其爲一篇安得不工也

雲起樓記

董以寧

九龍山東麓二泉亭之上有翼然煥然出烟嵐濕翠中直凌乎天半而若爲羣龍之所噓吐者曰雲起樓余適來遊望之訝前此未嘗有也趨而前知爲極目亭故址而廣之倍計以筵高之倍計以仞取材既碩施采復麗遂有以改乎舊觀及登見環山臺榭飛甍峻宇與夫松杉梧柏之喬傑者倍覺其俯而下平疇敷綠澄江漾白之接於吾前者倍覺其移而近澗水淙淙然繞階石而流者倍覺其聲之輕以幽意其爲之也必甚艱而秦對

嚴檢討曰此吾賢令吳公蠲建而吾邑之人爲不日成之者也蓋公之令此也久矣負非常之才凡遇盤根錯節皆立解不以驚擾吾民而勞費之又能輕於刑緩於征以學道之君子自任暇則與賓客賦詩屬文於碧山清泉之間而斯樓以建其曰雲起者以九龍山得名也○字○字○圓○脫○○○

更不可及計甫艸謂結構層次卸剝轉掉無筆不大家至其高渾圓脫則尤非揣摩家所能到也○近日嘖嘖稱賢令者爲江都軒轅君宜興高君及無錫吳君而吳尤以才幹風雅著此固非阿好之言